

## 【发郊】道士下山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6321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63218>.

Rating:	<a href="#">Not Rated</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姬屋藏郊 - Freeform</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13 Words: 3,683 Chapters: 1/1

## 【发郊】道士下山

by [callmerozen](#)

### Summary

summary :

“翻天印弄丢了可以再找，你还是多担心一下自己吧。”殷郊正为师傅赐给他的镇洞之宝提心吊胆，那人的另一只手伸向他衣带轻轻一拉，挂着翻天印的衣带与道袍委地，然后被一脚踢开，殷郊听见裹着外袍的翻天印在地上发出的骨碌沉闷响声忍不住轻轻颤抖了一下，那人却揽住了他那宽大道袍下精瘦没有多余赘肉的腰肢。

殷郊提好了手上的包袱，走上独木桥，自他复活以后还是第一次下山，照师门的说法他是从人间捡回来在昆仑施法复活的，虽然捡回一条命来但是脑子昏昏沉沉除了自己有一个好友姬发与以及有一个仇人殷寿外什么也记不得，师兄弟说这样也好，忘了也罢正好斩断尘缘安心修行，殷郊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疤，潜意识告诉他自己的过去并不美好，想不明白那不想便罢。都道天下大乱道士下山，师傅又说他毕竟有尘缘未了，若是错过纵然成仙也必然要后悔，便派他下山襄助武王伐纣。

来了山脚殷郊还是发起了愁，他根本不知道去西岐的路怎么走，便朝路边一人恭恭敬敬打听去西岐的路，那人道他今日来昆仑接人，但是等了一天没等到人就准备原路回西岐，二人同路，正好做伴互相照应。

殷郊抬头看了看天，可是这才是中午。可是殷郊瞧他面善，说是虽然初次相遇但是一见如故，他是广成子之徒，叫他殷郊就好。那人伸手捂上了他的唇瞧了瞧周围，还好这附近只有他们二人，殷郊往后一缩不着痕迹地躲开了他的手，那人有些失落般收回手讲：

“现在这世道你还是不要讲自己的出身姓名比较好，易招灾祸。”

殷郊点了点头，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毕竟自己身上还带着师傅给他的将近半个洞府的法宝，人间险恶，更要小心行事。

“那好，这位西岐兄台我也不问你的姓名。”

那路人朝他笑了一下，殷郊莫名觉得心内一动，让他想起每年昆仑春来冰雪消融汇聚成河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每当那时他总觉得他不应该是一个人来看这年年岁岁相似的冬去春来。

只是也太蹊跷了，一个西岐世代务农的年轻农夫为什么会来千里之外的昆仑接人，而且他

一下山就遇见一个这么好的人照顾他是不是运气好的过分了？

人间险恶，多的是装作好人的骗子。他想起哪吒这么同他讲，说是他们第一次下山什么都没带，就遇见了人贩子要把他们三个卖了，越聊的来的陌生人越要留心。殷郊懵懵懂懂点头说他知道了，谢谢哪吒师兄。哪吒盯了白纸一张的殷郊一会，想起来那天雨夜为了父亲不依不饶的太子殿下，还有为了殷郊宁可丢掉封神榜的姬发，心头不禁发堵，按理来说六根清净有利于修行，不用为了被父亲抛弃而难过也是好事，但是世间多的是不称职的父亲，但是愿意为了殷郊安危扔掉封神榜的人世间怕是只有一个，人间有句话说得好，只羡鸳鸯不羡仙。哪吒忽然没头没尾说了一句：“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以后比以前脾气好多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然后踏着风火轮一溜烟地走了，殷郊没来得及看他那双有点难过的眼睛。

殷郊决定不能再和那人同行下去了，他半夜用照妖镜偷偷试过那人，那个人只是个毫无法力的凡人，身形看起来也没有他高大有力，但是就像哪吒说的，凡人狡猾。他用照妖镜时被那人发现了，对方没有惊慌也没有生气，只是望着他轻轻笑了一下，说是秋凉了要盖厚一点被子才睡得香。

看起来明明无害，但是殷郊有一种自己一举一动尽在他掌控之中的感觉。其他的倒是无可指摘，这人待他多有照顾，殷郊刚刚下山连钱都没有，还是那人掏的食宿钱，他亲切体贴简直如同多年知交，殷郊自己照顾自己也没有他待自己那样周到体贴，那让他觉得自己的揣测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是再难开口也一定要提，内心挣扎之下，殷郊提出他们还是分开走的时候正是傍晚，那人正在吃他们打来的一只野鸡，对方眼睛都没有抬，他只是问殷郊：“你信不过我？”

殷郊张了张嘴哑口无言，没找出一个委婉的说辞，路上结伴同行正好有个照应，对他们两个都好，对方非但无对不起他之处还处处照顾他，按理来说他应该感恩才是，讲这种话倒显得殷郊仿佛一个负心人，但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他无法忽略。殷郊艰难地舔了舔上牙膛说道：“已经是秋天了，西岐正农忙吧，你不着急吗？”

那人沉默着吃完烤肉许久后说：“是的我骗了你，我其实不是农夫，我家世代精于占卜算命，我看你有帝王之相，偏偏又做了道士，觉得奇怪所以想观察一下。这样吧，你上前来伸出手让我看看清楚，我就不缠你，好不好？”

殷郊觉得这话仿佛遥远又熟悉，但是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但是不重要，只要过去那人就愿意放过自己。于是殷郊坐到了那人身边，伸出手给他看。

“我看你确实有帝王之命，可惜你性格太过单纯善良，又命途坎坷。不过还好...”

“还有什么？帮我看。”

其实殷郊自知道自己与殷寿同姓又遭其砍头后对前者隐隐约有猜测，感觉此人所言不虚，于是忍不住把身子往那人身边靠了靠，几乎与他脸颊相贴，以至于没有注意到那人已经握上了他的手，从手指尖轻轻抚摸到了手腕处，另一只手也揽住了他的肩膀，几乎要把他拥入怀中。

“不过还好你能嫁一个如意郎君帮你化解命途坎坷。”

“我是男人又是道士嫁什么如意郎君。”殷郊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两只手腕已经被对方单手捏住，仿佛在欺负他手生得小一样。

殷郊抬头正对上那人一双弯弯笑眼

“你这么单纯我怎么舍得放你一个人走啊？我怕你给人骗了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下山以后只有你骗我还欺负我。”殷郊挣扎了几下挣扎不脱，那人是个练家子一上来使巧劲锁住了他的脉门，他磨蹭中感受得到对方手上那层常年战场握剑厮杀练出来的厚茧，论力气经验不是他这样山上清修养伤多年的人比得过的。殷郊觉得委屈极了，下山的时候他师兄师傅也担心过他被卖了这件事情，人间险恶。但是殷郊急于襄助武王伐纣又不愿辜负师傅对自己的期望，下过山的师兄弟多的是，只有他带着将近半个洞府的法宝甚至还有镇洞之宝番天印下山，师兄杨戩到现在一件法宝都还没有被赐予过，师门对自己的信任期冀可见一斑，自己怎能辜负？于是殷郊说自己有三头六臂的高大法身，还有师傅赐自己半个洞府的法宝，再不济自己壮的像牛，他不让别人吃亏就算好的了，怎么会吃亏？此次下山定会不负重托，立下大功光耀师门，师傅听了以后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说希望他首先照顾好自己。

而他还没有到西岐，在昆仑山外没走几步路就折在一个凡人手里。

姬发看他委屈，于是伸手抚上他脸侧被殷寿打伤的鞭痕，此时那痕迹已经淡到看不出来，

然后摸上殷郊脖子上那道让人难以忽视的一圈血痕，就讲：“在这个世上最不愿意让你受欺负的人就是我。”

殷郊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都是茫然和不可置信。

姬发看了他的眼神又觉得心头火起，道：“这世上能欺负你的只有我。”说完照着他面颊侧那道已经淡去的鞭痕轻轻咬了一口。

熟悉的疼痛让殷郊皱了皱眉，脸上这道伤痕是怎么留下的？记忆里是模模糊糊的大雪与火光，还有他挡在身后宁可受伤也要保护的心上人。

道士修行讲究的清心寡欲不问世事，可是那他的心上人呢？又在哪？知道他做道士了吗？那人的手移到他的窄腰间，殷郊打了个激灵，思绪从回忆里模糊的爱人到了他的腰带上，最重要的是镇洞之宝番天印，他一直贴身挂在衣带上，哪怕睡眠也不曾离身。“番天印就算没有了还能再找，你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殷郊正为师傅赐给他的镇洞之宝提心吊胆，那人的另一只手伸向他衣带轻轻一拉，挂着番天印的衣带与道袍一同委地，然后被一脚踢开，殷郊听见裹着外袍的番天印在地上发出的骨碌沉闷响声忍不住轻轻颤抖了一下，那人却揽住了他那宽大道袍下精瘦没有多余赘肉的腰肢，然后一路向下。轻轻揉捏着他的臀肉。那人也脱了黄色的外袍与里衣，轻柔地托起他的膝弯将他打横抱起放在了床上。入秋了天气凉，然而殷郊没来得及感受到冷意，就感觉到一具温暖炙热的身体压了上来，然后那人不知道从哪翻出来一个药膏在手心揉化了。那人注意到殷郊的目光就解释道：“我后来出了质子营才知道有这种好东西，用这个的话你不会很疼。”

殷郊没有反抗也没有说话，反正只要一个眼神对方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又在害怕什么，仿佛他们两个本就是一体一样，殷郊就这么被他压着看着他轻柔地在掌心化开那药膏，他一定不会让自己受伤的，这个念头带着一种悲伤的熟悉感自后颈骨上升，有时候他理解不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雨欲来山满楼，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但是要是他的心上人在他身边他就什么也不怕，只要有姬发站在他的身边，漫天星辰也不见得会向着那摘星楼上的人。

那人的手沾着药膏探进后穴为他耐心扩张着，直到换成对方的东西缓缓进来，两个人严丝合缝结合时，殷郊轻轻地把下巴放在了对方的肩膀上，一遍遍念着“姬发”两个字。

“你叫我什么？”

那人颇为惊喜地捧着他的脸，几乎要额头抵着额头与他对视，殷郊情不自禁流下泪来：“我想起来了，姬发是我的情人，可是我现在是个道士，我还忘了他，我还和你...和你...”

“不错，不错，在我的床上你还能想起你的心上人。”那人咬牙切齿，把殷郊的腿整个折过肩膀，不复先前的温柔，发了狠似的操弄他。

殷郊只觉得这人喜怒阴晴不定，刚刚温柔得紧，现在又好像生气了，反正受罪的是他，殷郊不敢多说什么，这么久以来那人还是第一次和他生气，只是没想到是床上。尾椎传来的阵阵刺激让他觉得头脑更加昏沉了，但是身体上的熟稔与契合提示着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对方无师自通地一直朝自己身体里最敏感的一点擦过去，清修多年的殷郊有些承受不住，直不起腰双腿直打抖，前端也射了出来全部溅在了那人小腹上，殷郊脸红了红，想着自己作为道士对不起师门，作为情人还对不起他的心上人。

“你还没有在床上叫过我呢，叫我两声听听。”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叫你...你多少慢一点”后穴传来强一记顶弄，然后就是浅浅地在他敏感点周围磨蹭而不深入，殷郊的欲望被挑了起来又没有得到发泄，只能心一横开始乱喊，什么好郎君，好相公好哥哥好弟弟地叫，殷郊面红耳赤只觉得自己再不好意思见人。那人又硬了几分，然而他一个劲摇头，说错了错了，不是这些，但是他抬头看见殷郊那张媚态横生的脸，还有脖颈上那道红痕，难免心软，将殷郊抱了起来坐在他的性器上大开大合地进入。

“就算是不认识我的话我也不在意。”那人把头埋在殷郊胸口，最后的冲刺让他们两个同时到达了高潮。

两个人在静寂的秋夜里相拥喘息着，像是这混乱肮脏的世界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可以互相依偎，殷郊忽然轻轻开口说：“姬发，你每次心情不好的习惯都一样。”

“是吗？”

“是啊，你要是难过的话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姬发把头埋进殷郊的颈窝，揽着他的腰沉沉睡去了，殷郊盯着他那被踢到床下的洁白道袍裹着的那个凸起的番天印。

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